

国学
经典
文库

图文珍藏版

中国古代情史

中国
情史

探究帝妃的隐私 为女性立传著说

马昊宸◎主编

线装书局

【国学经典文库】

中国古代情史

中國情史

探究帝妃的隐私 为女性立传著说

图文珍藏版

马昊宸·主编

线装书局



明崇祯帝大杀红粉

六宫嫔妃以泪洗艳容

李自成率主力最先到达京师。正当李自成率兵步步逼向京师的时候,这一消息传到了京师,崇祯皇帝匆忙召见王公大臣,商议对付农民军的良策,但是群臣默默无言,半晌也没想出办法,崇祯皇帝伤心至极,几乎快要流泪。此时,不知传来何种消息,崇祯帝连忙拆阅,看罢不禁大惊失色,推案进内去了。各位大臣一直在殿内等候圣旨,直到中午,才由内监传出命令,要诸位大臣退去。只是等到黄封到来后,众人才知昌平已经失守了。昌平地处天堑,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位置。怎奈太监高起潜等,竟毫不戒备,起义军一到,只管各人逃命。就这样,昌平轻而易举地为农民军所得。当天晚上李自成率领农民军,直逼卢沟桥,进犯平则门,紧接着围攻彰仪门。崇祯皇帝急忙下诏,任命吴三桂为平西伯,立即率所部勤王。下令京师三大营,发兵屯齐化门外,以抵抗农民军。襄城伯李国桢统率三营,昼夜巡逻。同时命太监王承恩为京师辽蓟兵马总督。此时京城外农民起义军在晚上举着火把,火光冲天,杀声震地。京师内守城的残兵只有五六万人,又多半是老弱病卒,又乏粮饷,崇祯帝万般无奈,只得下令发内帑铜钱,分给守城兵士,但每名不过百钱,兵士怨声不绝,守城也益发懈怠了。襄城伯李国桢,向皇帝提出建议,准备向公侯募捐粮米,崇祯皇帝答应了,命他办理。



明崇祯帝大杀红粉

哪知李国桢忙碌了一夜,最后,各亲王大臣,捐米还不到五百石,随即分给了士兵,一时找不到锅。李国桢没有办法,亲自前往城中店铺,买了些吃的。这样坚持了两天,农民军攻城愈来愈猛。李自成下令用大炮轰城,守城的士兵被炮弹炸死的不计其数。守城士兵大半不愿守城,都躲到炮楼里安全的地方。李国桢单枪匹马进内城,直入乾清门,守门太监和侍卫上前阻拦,李国桢大声道:“都什么时候了,还作什么威福!”说罢放声大哭,内监这才放李国桢进宫。国桢见到崇祯皇帝,便叩头大哭:“士兵都已变心,睡卧在城下,根本不听号令,这个人起身,那个人又睡下,如此看来,怕大事已休了。”崇祯听后流泪不止,于是传旨,驱内宫太监侍卫等,登城守卫,大约二千余人,命太监曹化淳督领。又搜刮宫内后妃的金钗钏珠,约有二十万金,分赏给城内兵士。正在分配,忽然听到消息,城外三大营已被打败,十分之六投降了农民军,其余的都逃散了。李国桢和崇祯都惊呆了。君臣怔了一会儿,相对大哭起来,国桢满眼含泪走到宫外,督兵守城。城外三大营的军械尽被李自成劫去,其中有大炮十二尊,可纳火药百斤。起义军得了大炮,对准京师轰击,炮声隆隆,百姓惊惶嚎哭。崇祯在宫内听到炮声不绝,如坐针毡,一会儿哭,一会儿大笑,内侍太监,更不知所措。礼部尚书魏藻德,奉前大学士李建泰上疏入奏,劝崇祯皇帝御驾南迁。崇祯皇帝大怒,把奏疏掷在地上道:“李建泰已经投降了农民军,还有颜面来朕处饶舌吗?”魏藻德不敢答话,叩头而退。又有大学士范景文、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等,也上疏请皇上南迁,并说愿奉太子,先赴江西督师。崇祯皇帝大怒道:“你们平时经营门户,为子孙万代计,今日国家有事,就要弃此南去吗?朕城破则亡社稷,南迁何为?”众臣听罢,谁也不敢再说什么,只好各自退去。

此时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接到勤王的诏书,怕李自成兵力强大,不敢进兵,但又不能不奉诏,当天下达命令,率兵十五万人,向京师进发。每天行军才三十里,这是吴三桂有意迟迟缓进。吴三桂的打算,是拖延时间,待到各路援兵聚齐后,兵力雄厚,再和李自成交战,那就不怕他了。谁知才行军到丰润,就传来京城失守的消息,吴三桂见大势已去,干脆屯兵观望。

再说农民军围困了京城,力攻平则、德化、西直三门。太常卿吴麟征,亲自架起大炮,率军拼死抵抗。起义军也架炮轰城,把西直门轰塌了一丈多,吴麟征亲率内官,修理城墙,一面飞马进大内,向崇祯皇帝报告情况。兵士由于缺饷,势将逃散。吴麟征到乾清门,守门宦官不准外吏进入,吴麟征便硬闯了进去。到了午门前,恰好遇上礼部尚书魏藻德,他对吴麟征说道:“兵部已筹有巨饷,你可不必慌忙了。”说着拉了吴麟征出来。这时,内监统领曹化淳,暗地里勾结农

民军,准备献出京城。

李自成包围京师,使得城内人心惶惶,朝不保夕,崇祯皇帝也终日坐立不安。周皇后和懿安皇后及六宫嫔妃,无不以泪洗面,此时报告消息的内监,进出大内,络绎不绝。太监统领曹化淳,见京营兵马溃散,知道大势已去,便和内监王之心,秘密商议献城投降。守城的内官,都受了曹化淳的煽动,在城上向外打炮,打炮之前,士兵先把炮弹内的弹药挖去,只把硝磺装在里面,对着天空燃放。曹化淳还恐伤了起义军,他先指挥农民军躲开,然后发炮。这样勉强支持了几天。李自成命手下在彰仪门外,把一大红毡子铺在地上,他盘膝坐在毡上,手握着藤鞭,指着城上的太监道:“一旦城陷,就要杀你们个片甲不留!”城上的内监,听了李自成的话,一个个面面相觑,不敢作声。这天晚上,就有十几名小太监,偷偷地溜出京城,投奔到李自成营中去了。第二天清晨,已经投降了起义军的太监杜勋进入城中,直入内宫,劝崇祯帝下诏逊位。崇祯皇帝大怒,叱退杜勋。杜勋出宫后,到处散布流言,城内人心更加浮动。兵部尚书张缙彦,听到这个消息,想入宫上奏,守宫太监不允许进入,张缙彦气愤地出了乾清门,竟自去钟楼上自缢了。

花容惨变悔生帝王家

当时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六日,李自成率起义军攻打平则、西直、德化、彰仪等门,炮声隆隆,彻夜不绝。崇祯皇帝在宫内,听得一清二楚,不由得叹口气,回顾周皇后道:“起义军兵多将广,城内守备非常空虚,这小小的京城,只怕朝不保夕了。”说罢,潜然泪下。周皇后、袁贵妃在一旁,也泪如雨下,站在一旁的宫女,也一齐痛哭起来,就连那些内侍太监也不住地掩泪。崇祯皇帝忽然收住泪向宫女、内侍们说道:“你们侍奉朕多年,今日大难临头,朕不忍心你们同归于尽,各人去收拾东西吧!”内侍和太监们,大都是曹化淳和王则尧的同党,一听到崇祯皇帝的话,便争先恐后地收拾了些金银细软,出宫逃命去了。只有宫女们却不肯离去,其中有一个叫魏宫娥,一个叫费宫人,两个人跪在崇祯帝面前齐声说道:“奴婢蒙陛下和娘娘的厚恩,情愿患难相随,虽死无怨。”崇祯帝惨然说道:“你们女流,竟还有如此忠义之心,可那班王公大臣,往时坐享厚禄,到了贼兵困城,不但毫无策略,而且丢下朕而逃去了,这都是朕的不对,近佞人而远离贤能,豢养这些奴才,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崇祯皇帝说到这里,放声大哭道:“不料想朕竟做了亡国之君,惭愧啊!有何颜面去泉下见列祖列宗!”说罢顿足

捶胸，嚎恸欲绝。周皇后也伏在案上，凄凄切切地和袁贵妃相对痛哭。此时满室中只有涕泣声音，一片凄惨的景象。

大家痛哭了好大一会，周皇后含泪说道：“事到如今，陛下不如潜出京师，南下调兵，大举剿贼，或者可使社稷转危为安。”崇祯帝不等周皇后说完，即收住眼泪愤怒地说道：“朕恨自己昏聩，以致弄到如此地步，还能到哪里去？哪里还有为国家出力之人？总而言之，朕是死有余辜，今日唯有以身殉国了。”正说着，忽见永王、定王两人携着手，笑嘻嘻地走了进来。这时永王九岁，定王七岁。两个儿子见到父皇母后都哭得双眼红肿，也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崇祯皇帝瞧着两个皇子，心里一阵难受，又扑簌簌地流下泪来，便伸手把弟兄两个拥在膝前，垂泪说道：“好儿子，贼兵围城，危在旦夕，为父就要和你们长别了，可怜你们为什么要生在帝王家里，小小年纪，也遭这杀身之祸？”崇祯帝说着，声音哽咽，已说不出话了。周皇后失声哭道：“趁此刻贼兵未至，陛下放他两个一条生路，叫他兄弟两人，暂往妾父家里，他年天可怜儿，得成人长大，有出头之日，也好替国家父母报仇。”提到仇字，周皇后早哭得喘不过气来，两眼一翻，昏倒在盘龙椅上。嫔妃们慌忙上前叫唤，半晌，周皇后才悠悠醒转过来，然后把定王搂在怀里，脸对脸紧贴着，抽抽噎噎地哭个不住。崇祯皇帝一边拭着眼泪，一边起身说道：“此时哭也无益，待朕把这两个孽障，亲自送往国丈府中，托他好生看待，也给朱氏留一脉香火，想国丈当不至负朕重托吧。”说罢，一手一个，拉了永王、定王，正想要出宫，忽然看到内监王承恩，慌慌张张地跑进来道：“大事不好了！贼兵攻破外城，已列队进了西直门，此刻李将军正激励将士守卫内城，陛下快请出宫避难吧！”崇祯皇帝听了，面色顿时惨白，说道：“大事休矣！”回过头对王承恩道：“卿速领朕往国丈府去。”王承恩在前面引导，君臣两个，携了永王、定王出宫。周皇后还立在门口，很凄惨地嘱咐定王道：“儿啊，你此去如有出头之日，莫忘了国仇家恨，你苦命的母亲，在九泉之下盼着你啊！”崇祯皇帝不忍再听，见定王哭了起来，急忙把他的小手一拉道：“国亡家破，如今还是哭的时候吗？”定王吓得不敢出声，永王毕竟年纪大些，只暗暗哭泣。

父子三人和王承恩出了永宁门，耳边还隐隐听得周皇后的惨呼声，崇祯皇帝暗暗流泪，却把头低垂着，向前疾走，一边走一边落泪，到国丈府门前时，崇祯皇帝的蓝袍前襟，已被泪沾得湿透了。王承恩道：“陛下少等，等奴才去报知国丈接驾！”说罢疾步走去。崇祯帝呆立在国丈府第前的华表旁，左手携了永王，右手执着定王，等了好一会儿不见王承恩回来，崇祯皇帝便忍不住携了两个儿子，慢慢来到国丈府第的大门前，只见兽环低垂，双扉紧闭，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崇祯皇帝就从大门缝向里面一瞧，只见里面张灯结彩，二门前的轿车，停得满满的，丝竹管弦之声，隐隐约约地从内堂传出来。崇祯皇帝十分诧异，想道：“国已将亡，周奎怎么还在家里作乐，难道王承恩走错了府邸吗？”崇祯皇帝正在疑惑，只见王承恩气呼呼地走来，喘着说道：“可恶！周奎这老家伙竟在家做八十大寿，朝中百官都在那里贺寿。奴才进去时，被二门上的仆人挡住不让进，奴才说是奉圣旨来的，才肯放过奴才。到了中门，又有个家人出来阻止，奴才说有圣旨，那家奴竟问道：‘今天是国丈寿诞，不论什么要紧的事儿，一概不准入内！’奴才再三地央求他，他竟骂了起来。奴才实在无奈，只得在中门那儿高声大叫国丈接旨，谁知周奎那老家伙，在里边明明听到了，却故意装作没听见，反让家奴出来，把奴才乱棍打出。”崇祯皇帝听说后，不由得大怒道：“有这等事，周奎也欺朕太甚了！”说罢命王承恩在前面带路，崇祯皇帝和两个皇子随后紧跟。到了大门前，大门早已被家人上了闩。王承恩此时气愤到了极点，一顿拳打脚踢，将国丈府大门打得轰轰直响，打了好一会工夫，听得里面传来谩骂的声音，忽地大门开了，跳出一个黑脸短衣的仆人来，倒把崇祯皇帝吓了一跳。那仆人理也不理，破口大骂道：“有你娘的鸟事，这样打门？”王承恩喝道：“圣驾在此，奴才竟敢撒野？快出来接驾！”那仆人瞪着两眼，大声道：“圣驾是什么鸟？我奉了国丈的命令，不许有人捣乱，你再纠缠，我可要叫人出来，把你送到兵马司里去了！”王承恩气得咆哮如雷道：“周奎这老贼目无君上，待我进去和他理论！”说罢向里面走去。那仆人将王承恩的领子一把揪住，望门外一推，王承恩站立不稳，摔倒在大门的台阶上。王承恩霍地站起来又要奔上前，被崇祯拖住道：“回去吧！不要与这些小人计较了！”王承恩气愤地说道：“奴婢拼着这条性命不要了！”话没说完，只听“嘭”的一声，那仆人合上门闩进去了。崇祯皇帝叹了一口气说道：“承恩呀，你不要这样生气，这都是朕的过错啊，还有什么话可言！事到如今，朕也不必再去求他了，快回去吧！”说罢君臣二人，领着两个皇子，垂头丧气地回宫了。此时听得炮声震天，喊声和哭声一片。崇祯皇帝仰天垂泪道：“朕何负于臣，他们却负朕至此！”一边叹气，一边匆匆地走着。

经过庆云巷时，猛听得前面马声嘶鸣，尘土飞扬，崇祯皇帝大惊道：“贼兵已进城了吗？”王承恩已慌了手脚，忙道：“陛下和殿下暂时躲避一下，待奴才前去探听探听。”只见三十骑马疾驰而来，要想躲避已来不及了。只见其中一匹马上的人，服饰十分华丽，不是别人，正是皇亲田宏遇。田宏遇见到王承恩，拱手微笑，一眼瞥见了崇祯皇帝站在一旁，慌忙滚下马，向崇祯皇帝行礼。崇祯皇帝阻拦道：“路上很不便，田卿行个常礼吧！”田宏遇领命，行过了礼，便问陛下携同

殿下,要到哪里去。崇祯皇帝听后,先叹了口气,将自己托孤的意思,大致讲了一遍,又讲到周奎十分无礼,欺君太甚,田宏遇听了,也觉周奎可恶,便正色说道:“陛下既有这个意思,那就把两位殿下交给为臣吧!”崇祯皇帝大喜,回头唤过永王、定王,吩咐道:“你两个随了外公回去,千万不要使性子,要知道你们已是离开父母的人了,不比在宫里的时候。你们弟兄一定要勤奋向上,切莫贪玩,朕死也瞑目。”崇祯皇帝一边嘱咐,一边用袍袖拭眼泪,两个皇子也都痛哭起来。崇祯皇帝咬了咬牙,厉声说道:“来不及了,你弟兄就此去吧!”说完回身对田宏遇说道:“朱氏宗祧,责任都拜托卿家了!”田宏遇慌了,来不及还礼,只好噗地跪倒在地上,泪流满面地说道:“陛下托于为臣,臣受陛下深恩,怎敢不尽心护持殿下,以报圣恩呢?”崇祯皇帝道:“如此朕就放心了!”原来,田宏遇这时盛装出行,仆从如云,也是往周奎那里去贺寿的。此时遇到崇祯皇帝把永定二皇子托付于他,便打消了去周奎那儿贺寿的念头,立即命令家人让出两匹马来,扶定王和永王上马,自己也辞了崇祯皇帝,跃上快马,家人蜂拥着向田府去了。

崇祯皇帝站在那儿,含着眼泪,目送二皇子疾驰而去,直到瞧不见影儿了,才凄然回头,与王承恩两人,在路上徘徊观望。王承恩禀道:“时候不早了,陛下请回宫吧!”崇祯皇帝凄然说道:“朕的心事如今已了,还回宫去做什么?”王承恩大惊道:“陛下乃万乘之尊,怎可以流连野外?”崇祯皇帝流着眼泪说道:“贼兵已攻破外城,到处烧杀抢掠,可怜朕的百姓无辜受此灾难,朕心里实在不忍。朕想在这里,等贼兵杀到,朕与百姓同归于尽吧!”王承恩哪里肯答应,苦苦哀求崇祯皇帝回宫,崇祯皇帝忽然问道:“这一带什么地方最高?朕要登高临下,看一看城外的黎民百姓,被闯贼蹂躏得怎样了?”王承恩见有机可乘,忙回答道:“陛下如想眺望外城,须驾还南宫,那里有座万岁山——煤山——仁宗皇帝时,建有寿皇亭在山顶,登上亭子可以望见京师全城。”崇祯皇帝听说,便同王承恩走回宫来,这时太阳已经西沉,暮鸦喳喳地哀鸣,夹杂着凄楚的哭声,顺风吹来,更加凄惨。

月色昏蒙,寒风凄冷,京城外的火光,惨红如血。一阵阵的嗷啼声和啼哭声,夹杂着炮火声和喊杀声,昼夜不绝。崇祯皇帝扶着王承恩,踉踉跄跄地转回南宫,到了万岁山上,倚在寿皇亭的石栏边,遥望城外烽火冲天,哭喊呼嚎声,兵器声,马蹄声,隐隐可辨。到处都是火光,照得满天通红,农民军正在大肆烧杀抢掠,繁华的京都,顿时变成了一片焦土。这时月光被浓云遮掩起来,越觉得大地黝黑,举目都是一片凄惨的景象。崇祯皇帝凄然泪下道:“黎民百姓有何罪,惨遭如此荼毒?”说罢回头对王承恩道:“朕心已经碎了,不忍心再看下去,卿还

是扶朕下山回去吧！”于是君臣二人狼狈下山，匆匆进入乾清门，来到了乾清宫中。崇祯皇帝提起笔来，草草书写手谕：着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军务，诸臣夹辅东宫。书写完毕，掷下笔长叹一声。此时王承恩已出宫探听消息去了，崇祯皇帝回顾四周，只有一个小内监侍立在他的旁边，当即命令小内监把朱书拿到内阁。当小内监捧着上谕来到内阁时，一个阁臣都不在，小内监只得把谕旨放在案子上，回身自己也逃命去了。

十七日那天，廷臣已不再上朝，只有范景文等几个大臣，还勉强进宫侍驾。君臣相见，都默默无语，只是相对流泪而已。半晌，崇祯皇帝挥手令范景文等退出，自己负手踱到皇极殿上，俯伏在太祖高皇帝的圣位下，放声大哭起来，直哭得泪湿龙衣，声嘶力竭，也没有一个内侍宫人来相劝。崇祯皇帝愈想愈觉得伤感，索性倚在殿柱上，仰天长嚎起来。崇祯皇帝独自嚎哭着，从清晨一直哭到日色西斜，最后，实在哭不动了，才擦擦泪起身，来到承仪殿，呆呆地坐在那里发呆。坐了一会，不禁困倦起来，便斜倚在绣龙椅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忽见一个峨冠博带的人走了进来，提着一支巨笔，在殿墙上写了个大大的“有”字，然后掷笔走了。崇祯皇帝正要说话，蓦然寒风刺骨，一觉醒来，才知是梦。崇祯皇帝定了定神，离开了承仪殿，来到后宫。此时周皇后和袁贵妃等，也都彻夜未眠，看到崇祯皇帝进宫，急忙出来迎接。崇祯皇帝瞧见皇后、贵妃，个个都蓬头垢面，面容憔悴，不由得叹了口气，然后把梦境说了一遍。大家胡乱猜测着，魏宫人在旁说道：“‘有’字上半大非大，下半明非明，是大明残破的意思。”崇祯皇帝听了，变色不语。正在这时，猛听得门外脚步声音杂沓，两个内监气喘吁吁地跑进来禀道：“太监曹化淳已经开城降贼，陛下宜急速出宫躲避。”说罢匆匆忙忙地走了。崇祯皇帝正在疑惑不定，见襄城伯李国桢，汗流满面地抢进宫来，叩头大哭道：“逆阉献城，贼已经攻陷了内城，陛下请暂且避一避，臣等与贼巷战去！”说完飞奔出去。崇祯皇帝也慌忙出宫，到奉天殿上，想召集群臣，共商善后，环顾四周，内侍宫监多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崇祯皇帝没法，不得不自己走下殿来，执起钟杵，把景阳钟当地撞了一会，又握着鼓槌，将鼓咚咚地打得震天响，然后走上宝座，专等众臣入朝。谁知等了半晌，一个廷臣也没有来。

崇祯皇帝长叹一声，不得不走下宝座，回到后宫，恰好王承恩气急败坏地进来，大叫：“贼兵已经进入内城，此刻正在内城烧杀抢掠。陛下快请移驾避贼！”伤心地说道：“事已至此，朕还避什么？你去午门外看着，见贼兵进宫，便来报告朕。”王承恩含泪叩了个头，匆匆地出去了。崇祯皇帝于是在宫内，把后妃嫔人等召集在一起，崇祯皇帝命宫女拿过一壶酒来，自斟自饮，连喝了五六杯，此时

太子慈烺站在他的旁边，崇祯皇帝回头说道：“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快逃命去吧！”太子对着崇祯皇帝和周皇后，跪下磕了三个头，凄凄惨惨地哭着走出宫门去了。崇祯皇帝流着泪，把脸扭向一边，装做没有看见。眼里的泪珠，落下滴在酒杯中，崇祯皇帝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这时周皇后和袁贵妃还有公主昭嫔围坐在崇祯皇帝身边痛哭，宫女嫔人也围在周围哭泣着。崇祯皇帝垂泪叹道：“大势已去！”又对周皇后道：“卿可自己想办法，朕已经顾不上你了。”周皇后起身说道：“臣妾侍奉陛下，已经十八年了，你从不曾听臣妾一句话，才有今日！”说完哭着走进内堂。不大一会，宫女出来报娘娘自尽了，崇祯皇帝不觉泪如雨下，半晌回过头来对袁贵妃说：“你为什么还不自尽？”袁贵妃含着泪站起来道：“妾请死在陛下面前！”说完即解下丝带，系在柱子上，上吊自杀。谁知丝带断了，袁贵妃掉在地上，不大会儿慢慢地苏醒过来。崇祯皇帝忙从墙壁上拔下一口剑来，向袁贵妃连砍几下，袁贵妃才死了。崇祯帝又将其他的嫔妃，砍倒了四五人。崇祯皇帝正要回身出宫，昭嫔公主一把拖住他，两眼落泪，哭个不停。昭嫔公主今年十五岁，长得十分漂亮，袅袅婷婷。这哭声使得崇祯皇帝不禁起了一种怜惜之心，但又不忍留着她受贼人蹂躏，便哄昭嫔公主道：“你看外面贼人来了！”公主忙回头看时，崇祯皇帝乘公主不备，用袍袖把自己的脸掩起，随手一剑砍去，正砍在公主的肩上，鲜血直冒出来，公主惨叫一声，倒在血泊里。崇祯皇帝想再砍第二剑，无奈两手颤个不停，再也提不起剑来。眼睁睁地看着公主，鲜血咕嘟嘟地冒个不停，令人惨不忍睹。崇祯皇帝掷剑叹道：“你为什么生在帝王家？”说完硬着心肠，掩面出宫而去。

纤纤弱质宫女皆跳河

这时王承恩来报告外面的情况，崇祯皇帝叫他在前面带路，自己手提一杆三眼枪，群臣两人出了中南门，恰巧遇到一群逃难的内侍，崇祯皇帝便也夹杂在内侍当中，直向东华门走去。这时东华门还没有被攻破，守城的内监，见一群宫监拥来，怀疑宫中发生了内变，便喝令放箭，把一群内监射得四处乱窜。崇祯皇帝被众人一冲，一时站立不稳，跌倒在地上。慌忙爬起来，脚上的鞋子已经掉了一只，头上的皇冠也不知掉到什么地方了。再回头时又看不到王承恩了，崇祯皇帝没有办法，只得赤着一只脚，一步高一步低地往齐化门走来。成国公朱纯臣的府第，就在齐化门内，崇祯皇帝便走到成国公的府中，但看门的把他喝住

道：“国公爷吩咐，现在是乱世，不经国公爷的命令，一概不许放人进入。”崇祯皇帝听了，叹一声，呆立了好一会，才回身离开了国公府，随着一群难民，望安定门走去。到了城门前，只见门上锁着一把很大的石锁，不提防守门的士兵赶来，拿着一杆长枪，往人群中乱刺，众人赶紧回身逃去，崇祯皇帝也只好逃走，因走得太慌忙了，头上束发的簪子都被抖落，网结脱开，弄得头发都散了。崇祯皇帝将要折回北去，恰好碰上起义军进城，难民四处狂奔，难民的后面，是守城的败兵。败兵被起义军追急了，如同丧家犬，东奔西窜，如同潮水一般地冲过来。崇祯帝给难民一拥，连跌了两个跟头，待爬起身来，衣服已扯破了，脸上抹满泥土，手指擦烂，鲜血淋漓。崇祯皇帝到了此时，已走得脚酸腿软，头昏目眩，自己便抱定了必死的念头，盘膝坐在街边的石级上，一边喘息，一边还不住地用袍袖拭着泪。

正在这时，难民中忽然跑过一个人来，跪在地上抱住崇祯皇帝的双膝，放声痛哭起来。崇祯皇帝定睛一看，原来是王承恩，不觉叹口气道：“朕和你倒还见上一面了。”王承恩收住眼泪说道：“贼兵前锋已离这儿不远，李将军率领卫兵在那里死战，陛下请回宫去，免得落入贼人手里。”崇祯皇帝觉得有理，于是由王承恩搀扶着，一步一步地回到南宫。王承恩扶崇祯皇帝进宫时，崇祯皇帝叹道：“朕不愿回宫了，不如到万岁山上去休息一会吧！”王承恩没法，只得搀着崇祯皇帝，来到万岁山上，在寿皇亭前面的一块大石上坐下来。君臣默对了半晌，崇祯皇帝蓦然想起了慈庆宫的懿安皇后来，急忙向王承恩说道：“朕出宫时太匆忙了，没来得及通知张皇后，你可领朕谕旨，说贼人已经进城，必然蹂躏宫眷，令张娘娘赶紧自裁了吧！”王承恩领命，匆忙地下山去了。

张皇后是熹宗皇帝的中宫，熹宗去世，张皇后退居慈庆宫，崇祯皇帝继位，便封她为懿安张皇后。张皇后性格温顺，而且很识大体，严于礼节。在熹宗的时候，客魏当权，六宫嫔妃，无不受客魏的陷害，只有张皇后一人，没有被他们陷害。因为张皇后举止严正，不随便言笑，熹宗很是敬畏她，客魏也惧怕张皇后，不敢恶意中伤。有时客魏正和宫人们嬉笑作乐，即使熹宗皇帝在也不怎么避开，只是当听说张皇后驾到，立刻收敛起来，连大气也不敢喘，装出十二分的规矩来。张皇后对上虽持礼严肃，对待下人却极宽宏大量，别人犯下的小小过错，她并不过于追究，所以宫内的宫侍内监，没有一个不恭敬佩服她的。崇祯皇帝和张皇后，实属叔嫂，但在礼节方面如同对待母后。每到了初一、十五，崇祯皇帝一定亲临慈庆宫，向张皇后请安。张皇后担心有叔嫂的嫌疑，便令宫人垂了个珠帘，崇祯皇帝在外问安，张皇后却隔帘回拜，只是接受半礼而已。张皇后身体

偶尔不适,崇祯皇帝一定要派人去问候,一天里有好几次。张皇后病愈后,便上疏谢恩。明宫历代后妃,谢恩用奏疏的,只有张皇后一人。由于张皇后退居慈庆宫,常年不肯轻易走出宫门,所以谢恩代替了奏疏。当时王承恩领了上谕,经慈庆宫宣谕,由慈庆宫的宫女,传谕进去,不大会儿,宫女泪流满面地出来说道:“张娘娘已领旨自尽了。”王承恩听罢,回身出宫,前往万岁山来复旨。

崇祯皇帝在万岁山的寿星亭上,听得远处喊杀震天,鼓声不绝于耳,夹杂着一片男哭女啼的声音,忍不住遥望了一会儿,默默想到城破国亡,自己绝无生存的道理,不如趁现在无人,寻个地方自尽了吧!打定主意,举目环顾四周,看到寿皇亭的旁边,有一株梅树,权枝长得并不太高,于是就解下身上的丝带,爬上亭边的石柱,把丝绦系在树上,正想引颈自缢,忽然转念道:“朕既以身殉国,不可默无一言。”想到这里便把胸前衣襟拉起,咬破小手指,在衣襟上写道:

朕德薄匪躬,上千天怒。登极十有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之不明所致,亦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列祖列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也,切勿伤百姓一人!

崇祯皇帝写罢,看着那株梅树,流着眼泪叹息道:“这树是朕亲自栽植的,不料想今日竟做了朕绝命的伴侣了。”说罢又情不自禁地凄凄凉凉地哭了起来。这时喊杀声越来越近了,崇祯皇帝便含泪爬上石扶栏,把头颈套进了丝绦,双脚一登,身体高高地就悬在树枝上了。

王承恩出了慈庆宫,匆匆忙忙地上山来复旨,来到了亭子上,不见了崇祯皇帝,慌忙走出亭子四处张望,但毫无踪影。正在担心之际,蓦然抬起头来,见崇祯皇帝已悬在亭旁的树枝上,不由得大叫一声,昏倒在地上,半晌才苏醒过来,急忙爬上石栏,想去解救。手刚触到崇祯皇帝的身体,王承恩就已觉得冷得和冰一般,崇祯帝的舌头也已吐出唇外三四寸,鼻孔和眼中都流出血来,知道已经断气很久了。王承恩越想越是凄惨,捧着崇祯皇帝的双足,捶胸顿足地痛哭了一会,又自恨道:“这都是我走得太慢了,以致于来不及救援皇上。”想罢又哭,哭着又转念道:“一个堂堂的皇帝,竟落得个这样的结局,何况我们太监呢。”王承恩想到这里,觉得天下万事皆空,于是收住泪,向崇祯皇帝拜了几拜,又深深地磕了几个头,含着眼泪说道:“陛下请略等一等,奴婢王承恩也来了。”说罢解下一根汗巾来,想爬上石栏去系时,又想自己是个太监,怎么能和皇上并肩对缢?便重又跳下石栏,把汗巾系在崇祯皇帝的脚上,又在上面打了一个死结,把头伸进去,身体向下一蹲,就吊死在崇祯皇帝的脚下。

却说宫中自皇后贵妃自缢、皇上出南宫而去后,内监们走了个精光,剩下的

只是一些纤纤弱质的宫女。她们都是十三四岁进宫,从不曾出宫一步,到了这种时候,叫她们往哪里去?这时魏宫娥和费宫人在宫门前大声喊道:“外城、内城都已被攻破,贼人如果进得宫来,我们女流一定会遭到贼人的污辱,有志气的姐妹们,快各自打算吧!”说完,魏宫娥就快步上了金水桥,纵身跃入御河自尽了,费宫人也跳入后苑的井中。这样一班宫女,个个泪珠盈腮,纷纷地自尽了,有跳河的,有悬梁自缢的,有解带勒死在榻上的,有触庭柱而死的,还有用剪刀自己刺死的,自尽的宫人共有三百七十九人,真是可怜极了。这一天是三月十八日,到了中午,内城全部被攻陷,农民军蜂拥而进,城内霎时到处鬼哭狼嚎,男哭女啼。

冯梦龙描写同性恋

一个与同性恋问题关系密切的人物

《情史》作者冯梦龙是明末文化名人,他对社会上包括张伯起在内的文人庶士的生活面貌有着广泛的了解。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古今男色多有反映,包括:

- (1)《古今小说》。第一卷写有姑嫂之间的同性恋;
- (2)《警世通言》。第二十七卷写有仙鬼之间的同性恋;
- (3)《醒世恒言》。第八卷写有姑与“嫂”、第十卷写有老翁与小官、第二十三卷写有后妃与宫女之间的同性恋;
- (4)《酒家佣》。写汉代梁冀与秦官之间的同性恋,还涉及僧人、道士的同性恋;
- (5)《情史》。记有从先秦到明末的数十个同性恋事例;
- (6)《古今谭概》。记录了几个同性恋笑话;
- (7)《笑府》。记有十个同性恋笑话;
- (8)《挂枝儿》。收集了几首同性恋俗曲;
- (9)《山歌》。收有数首同性恋俗曲;
- (10)《折梅笺》。收有几封同性恋书信;
- (11)《太霞新奏》。收有多套同性恋散曲;等。

一个人的作品中涉及到如此多的同性恋内容,这在历史是不多见的。因此,我们可以据此推测冯梦龙至少是一个与同性恋问题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物。至于他个人对同性恋的态度,《情史·情外类》有他的一段评论: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破舌破老,戒于二美。内宠外宠,辛伯谗之。男女并称,所由来矣。其偏嗜者,亦交讥而未见胜也。闻之俞大夫云:“女以生子,男以取乐。天下之色,皆男胜女。羽族自凤凰、孔雀以及鸡雉之属,纹彩并属于雄,犬马之毛泽亦然。男若生育,女自可废。”呜呼,世固有癖好若此者,情岂独在

内哉?《孔丛子》载:子上见卫君之幸臣,美须眉立于君侧。卫君谓子上曰:“使须眉可假,寡人固不惜此于先生也。”(据《孔丛子》原文,子上为子思,卫君为齐君)夫至以须眉为幸臣,吾不知其情之所底矣。

这段话表明,冯梦龙认为同性恋当中感情因素是确实存在的,他自己就曾作有几套同性恋散曲,这种感情被他描写得相当真挚。



冯梦龙

冯梦龙对同性恋大唱赞歌

其一,《情仙曲》。赞美生时相爱、死后相依的一对同性恋伙伴王花舍和黄遇春:

某夜视友人召仙,而有王花舍者至。云吴之金阊里人,与黄生遇春善,年十五死。因写黄生所赠词四语,今曲中“四想杀您”句是也。已便求去,曰:“吾兄俟吾於门,恐失约。”叩之,则遇春亦死,死复相从,亦大奇矣哉。语云人不灵而鬼灵,余谓鬼不灵而情灵。古有三不朽,以今观之,情又其一矣。无情而人,宁有情而鬼,但恐死无知耳。如有知而生人所不得遂之情,遂之於鬼,吾犹谓情鬼,贤於情人也。且人生而情死,非人;人死而情生,非鬼。夫花舍小竖子,生未尝越金阊数武,而仗此情灵得偕所欢,以逍遥吴越之间,而享仙坛香火之奉,与生人相应答不爽,花舍为不朽矣。鬼能如是乎哉?名之曰情仙也亦宜。

【仙吕·二犯傍妆台】小书生庞儿齐整，从幼更聪明。双亲爱惜我如花朵，把花舍做乳中名。既愿我生身譬如花易长，又愿我他日攀花上玉京。愧非国瑞，颇传宁馨，不道空花暂现少收成。

【醉归花月渡】叹桃花也犯在男儿命，做杨花飘荡惹丝萦。只为向暖葵花恋多晴，将我心花万种牵缠定。真诚要比黄花久长霜吐英，莲花并头一同枯与荣。桂馥兰馨，肯学那萍花但浮梗。谁想只几阵催花雨，断送得娇花冷。如今个魂断残花蜀帝声，好一似江面浮花灭浪形。

【皂袍公子】懊恨风流花性，尽摇风动月，意态纵横。贪花的空有惜花情，遇春来翻惹伤春病。阖间城，黄昏片月，惨淡鬼门灯。

【解三醒】为情浓每杯耿耿，被情痴引去魂灵。犹记得淋漓裙练词新警，齐唱个《解三醒》。他道想杀您鸳鸯锦被寒同宿，想杀您孔雀春屏昼共凭。说到情深境，任千官万寿都化做春冰。

【解罗歌】又道想杀您楚水巫山青眼断，想杀您拜佛祈神白首盟。一桩桩、一句句都是真光景，谁个是假惺惺。想是前生夫妇，做了今生弟兄。似此今生恩爱，未审来生可能。不愁命短，只愿双魂并。春难久，花易零，但能同死胜同生。分明是花重放，春再更，黄泉相见笑相迎。

【感亭秋】免却了人间口舌讥共评，又没个尊长苦相绳。便是铁脸阎罗也把情魄矜，一任我骖鸾跨鹤同驰骋。形虽化，神自清，喜到仙坛净。

【尾声】托扪神把衷肠罄，非关花舍不留停，怎撇下兄长的孤魂在门外等。（《太霞新奏》卷一）

其二，《为董遐周赠薛彦升》。感叹董、薛二人久别之后仍然相互爱恋之不易：

苕溪董遐周来游吴下，偶与歌筵，爱薛生，密与订晤舟次。夜半而生冒雪赴约，情可知已。一别三载，遐周念之不释，物色良久，忽相遇于武陵，突而弃矣，丰姿不减。余目击其握手唏嘘之状，因为词述之。

【南吕·绣带引】[绣带儿]风流性欢山笑海，堪怜俏的身材。当场喜杀儿郎，深闺妒杀裙钗，缘该。[太师引]歌残舞罢，把余欢买。肯分地坐儿做一块，情偷送密约暗谐，愁煞人孤舟雪夜把更捱。

【懒针线】[懒画眉]绣被香笼蚤安排，似到还非几浪猜。更深雪重悄寒崖。[针线箱]多应他弱体愁尴尬，辜负了子猷思戴。梦惊回舟动声微咳，合唤名儿做薛夜来。相怜爱，把貂裘拥护，亲手温腮。

【醉宜春】[醉太平]舒怀浑忘量窄，取醇醪痛饮拼醉阳台。春生绣帐，似梅

花雪里香开心哀。他冲寒来到恁痴唉。[宜春令]这恩德犹如天大,纵有分甘割袖此情无赛。

【琐窗绣】[琐窗寒]自当时植下根荄,指望效红飞双鼠偕。忍教他随行逐队玉韞香埋。纵使铜山尽销,依情不改。誓不学那弃鱼无赖。[绣衣郎]又谁知妒花风忒歹,又谁知杜鹃声更歹。

【大节高】[大胜乐]从别后信断音乖,等闲间便隔一二载。锦营花阵漂泊知何在。[节节高]蜂蝶寨、莺燕窝、鸳鸯派,风云随例青楼态。虚脾争似真心耐。想雪夜孤舟是何人,越教挂却相思债。

【浣浞帽】[浣溪沙]他便做柳絮飞,我怎把浮萍待。漫劳人踏破铁鞋向歌云停处探丰采,多管瘦损潘容在天一涯。[刘浞帽]他心中料也浑无奈,得再谐恰便似从天赉。

【东瓯莲】[东瓯令]吴宫信共越潮来,蓦地相逢真怪哉。依稀总飏风神在,旧日欢还再,百般心话两人皆。[金莲子]止不住未开言,一双双情眼泪盈颊。

【尾声】佛面前通诚拜,新欢旧好尽摩揣。那个亏心天降灾。

其三,《赠童子居福缘》。这是一篇替别人代作的赠曲:

【双调·江头金桂】自叹我蹉跎半老把花月票尽销,真个是看花无语对月忘嘲,数年来束彩毫。那里是技痒思猱妄颦轻笑,自是明珠在掌,一见魂销。这温柔少年在何处讨。他身材小巧,衣衫倭倭恰垂髻。授色双眸俊,藏春片语娇。

【姐姐插海棠】悄把乖乖低叫,何名姓更何生肖。他笑嘻嘻答应,一一供招。年十五,幼字福缘居为姓,梁溪生小。真通窍,这宿世冤家姓名都好。

【玉山供】宜居袄庙,疗相思焰腾腾免烧。更宜居绣被帘枕,又宜居玉笋斑僚。应把铜山相劳,尽行处金丸落鸟。便把前鱼比,总难抛,迷魂一世半丢桃。

【玉枝带六么】想福缘分晓,两般全才得上交。福多缘少枉心焦,虽会面路如遥。有缘无福魂空吊,有缘无福也魂空吊。

【拨棹入江水】缘若到,更三生福分饶。共伊家同拜青霄,共伊家同拜青霄。敢一例看做青衣小曹。与你儿汝相交,恰似加一道风流官诰。

【园林带侥侥】我衰肠伊应谅着,你中情我也三分料着。合一个青铜相照。只待讨得个东君真消息,便学做鸪儿借鹊巢。

【尾声】十年情种芽重报,这小名儿一似心窝中嵌宝。盼不得暮暮朝朝。(《太霞新奏》卷十二)

冯梦龙对同性恋现象持同情乃至支持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自己也是一个同性恋者,但考虑到他与明末男风有着密切的关

系,稍做这方面的推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冯梦龙直接描写两男相交的场面

文化名人冯梦龙曾经著有数篇以同性恋为主题的套曲,其中一篇《为董遐周赠薛彦升》赞美了董、薛二生的倾心相恋。只是喜好男风者情难专一,董斯张(号遐周)还痴迷于一位王小史,作曲以赠,直接描写了两男相交的场面:

【商调·二郎神】秋云冷,正扁舟溪寒水静,寂寞林烟栖鸟定。残宵野梦,觉来初断三更。万种愁肠今夜领,忍不过孤形吊影泪珠凝。都为着送暖偷寒,去住关情。

【集贤宾】他如花颜色刚妙龄,恍缙山仙客吹笙。玉骨烟姿谁与并,皎临风翠树葱菁。风流俊颖,更俏眼一江秋映。情愿等,盼不到半霎儿侥幸。

【黄莺儿】乍见喜逢迎,掩书斋不做声,牵衣下跪忙相倩。他心儿欲应,口儿暂亭,非关负约只是怜君病。俏卿卿,今朝就死也死在牡丹亭。

【簇御林】宽鸳带,倚雀屏。逞娇羞,倍可矜。鄂君绣被香魂剩,前生冤债今番订。喜还惊,灯前细语怕有外人听。

【猫儿坠】知心解意,真个惜惺惺。一段深情月下盟,前鱼何必泣秋汀。停睛,叹会面无多,别绪纵横。

【尾声】晚钟才报愁难罄,兴味萧然似野僧。待黄菊开时好梦成。(《太霞新奏·卷十·赠王小史》)

在冯梦龙所结交的知名文人中,喜好男风者不止一人,前面《情史·情外类》里曾经记有伯起先生张凤翼。张凤翼曾讲他于男色是“心经费得多”,并就此作有一套同性恋散曲,名称就是《写恨》,用来表白他的这种感受,用词显得很费心思:

【仙吕入双调·步步娇】劣冤家多少迷魂处,顷刻难相离,情浓意似痴。暂喜佯嗔,乍来忽逝,暗地自支持。恩情但愿常如此。

【江水儿】胜赏观灯夜,佳辰解粽时。含香豆蔻当年事,风前月下相牵系。醉乡醒眼难抛弃,万种离情愁思。回首从前,一一为伊牢记。

【玉山供】为伊牢记,问伊家还须念兹。拿不住镜里花开,禁不住梦里云携。盈盈一水。恍似回峰迢递,聚首非容易。也应知这翻不是等闲期。

【川拨棹】曾知你煞风景的乖性儿,霎时间覆水难收,霎时间覆水难收。平白死心成死灰。把残桃欲赠谁,泣前鱼也任伊。